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裴航遇雲英記

唐長慶中，有裴航秀才，因下第游於鄂渚，謁故舊友人崔相國。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，因備巨舟，載於襄漢。同載有樊夫人，乃國色也。言詞間接，帷帳比鄰。航雖親切，無計導達而睹面焉。因賂其侍婢裊煙而求達詩一章曰：向為胡越猶懷想，況遇天仙隔錦屏。

倘若玉京朝會去，願隨鸞鶴入青冥。

詩往久而無答，航數詰裊煙，裊煙曰：「娘子見詩，若不聞，如何？」航無計，因在道求名珍果而獻之，夫人乃使裊煙召航相識，及牽帷，而玉瑩光寒，花明景麗，雲低發鬢，月淡修眉，舉止乃煙霞外人，肯與塵俗為偶。航再拜揖，睖眙久之。夫人曰：「妾有夫在漢南，將欲棄官而幽棲岩谷，召某一會耳。深哀草擾，慮不及期，豈更有情留盼他人。的不然耶，但喜與郎君同舟共濟，無以諧謔為意耳。」航曰：「不敢。」飲訖而歸，操比冰霜，不可干冒。夫人後使裊煙持詩一章曰：

一飲瓊漿百感生，玄霜搗盡見雲英。

藍橋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嶇上玉京。

航覽之，空愧佩而已。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。後更不復見，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。遂抵襄漢，與使婢挈妝奩，不告辭而去，人不能知其所造。

航遍求訪之，滅跡匿影，竟無蹤兆，遂裝歸輦下。經藍橋驛側近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漿而飲。見茅屋三四間，低而復隘，有老嫗緝麻苧，航揖之求漿，嫗咄曰：「雲英擎一甌漿來，郎君要飲。」航訝之，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，深不自會。俄於葦箔之下，出雙玉手，捧瓷甌，航接飲之，真玉液也。但覺異香氤鬱，透於戶外。因還甌，遽揭箔，睹一女子，露瓊英，春融雪彩，臉欺膩玉，鬢若濃雲，嬌羞而掩面蔽身，雖紅蘭之隱幽谷，不足比其芳麗也。航驚但植足，縮不能去。因白嫗曰：「某僕馬甚饑，願憩於此，當厚答謝，幸勿見阻。」嫗曰：「任郎君自便耳。」遂飯僕秣馬良久，謂嫗曰：「向睹小娘子，豔麗驚人，姿容擢世，所以躊躇而不能適，願約厚禮而娶之，可乎？」嫗曰：「渠已許嫁一人，但時未就耳。我今老病，只有此女孫。昨有神仙與靈藥一刀圭，但須玉杵臼，搗之百日方可就吞，當得後天而老。若約娶此女者，得玉杵臼，吾當與之也。其餘金帛，吾無用處耳。」航拜謝曰：「願以百日為期，必攜杵臼而至，更無許他人。」嫗曰：「然。」航恨恨而去。

及至京國，殊不以舉事為意，但於坊間鬧市，喧嘩而高聲訪其玉杵臼，曾無影響。或遇朋友，若不相識。眾言為狂人。

數月餘日，忽遇一貨玉老翁曰：「近得虢州藥鋪卜老書云，有玉杵臼貨之，郎君懇求如此，吾當為書導達。」航愧荷珍重，果獲杵臼。卜老曰：「非二百緡不可得。」航乃瀉囊，兼貸僕馬，方及其值。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，昔日嫗大笑曰：「有如是信士乎，吾豈愛惜女子，而不酬其勞哉。」女亦微笑曰：「雖然，更為吾搗藥百日，方議姻好。」嫗於襟帶間解藥，航即搗之，晝為而夜息。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，航又聞搗藥聲。因窺之，有玉兔持杵臼，而雪光輝室，可鑒毫芒。一朝，航之意愈堅。如此百日足，嫗持而吞之，曰：「吾當入洞而告姻戚，為裴郎具幃帳。」遂挈女入山，謂航曰：「但少留此。」

逡巡，車馬僕隸，迎航而往。別見一大第連雲，珠扉晃日，內有帳幄屏帷，珠翠珍玩，莫不臻至，愈如貴戚家焉。仙童侍女，引航入帳就禮訖。航拜嫗，悲泣感荷。嫗曰：「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，業當出世，不足深愧老嫗也。」及引見諸賓，多神仙中人也。後有仙女鬢髻霓衣，雲是妻之姊耳。航拜訖，女曰：「裴郎不相識耶？」航曰：「昔非姻好，不省拜侍。」女曰：「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？」航深驚怛，懇悃陳謝。後問左右曰：「是小娘子之姊，雲翹夫人、劉綱仙君之妻也。已是高真，為玉皇之女吏。」嫗遂將航妻入玉峰洞中。瓊樓珠室而居之，餌以絳雪瓊英之丹，體性情虛，毛髮紺綠，神化自在，超為上仙。

至太和中，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，因說得道之事，遂贈藍田美玉十斤，紫府雲丹一粒，敘話永日，使達書於親愛。盧顥稽首曰：「兄既得道，如何乞一言而教授？」航曰：「老子曰：『虛其心實其腹』。今之人，心愈實，何由有得道之理。」盧子懵然。而語之曰：「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液，即虛實可知矣。凡人自有不死之術，還丹之方，但子未便可教，異日言之。」盧子知不可請，但終宴而去。後世人莫有遇者。